

卷之十七

乘威迫胁。

传曰：王文正当国，天禧初，薛简肃为江淮发运，入辞，公无他语，但云：东南民力竭矣。张士逊为江西转运，入辞，公亦无他语，但云：朝廷推利至矣。大抵致君泽民，自当如此。今也居上位而不恤州县，作州县而不恤小民，即迫胁也。昔宋宣公绥判三司，朝廷有旨，尽放天下逋欠，稽期不报者，尚有六十八州。公上疏论例，乞委监司责近限核实。由是获实放者，凡数百万；释械系者，三千二百六人。王文穆钦若判理欠凭，由司建言，乞尽蠲天下宿负，以广恩泽。自乾德至咸平，所放者，凡一千余万；释械禁者，三千余人。陈侍部布亮当三司户部时，荣州煮盐，岁久澹竭者，一十八井。而有司督课如初，籍没者，三百一十五家。公反覆论例，悉还所籍，岁蠲虚额三十余万。此皆有其位者，无其威乎。其所以尔者，不欲重困民力也。乘威迫胁者，能如是乎？又有一文，亦不敢妄取者，请悉陈之，庶晚辈皆知宽恤。国初，王贄方奉使，均两浙杂税。钱氏旧法，亩税三□。公至，悉令亩税一□。朝廷责其擅减。公曰：今两浙已为王民，其可复循伪国之法。亩税一□，自贄方始。王拱辰请摧河北盐，张方平力诤曰：河北旧法，犯者皆死，民请均额，随税输纳，禁乃获弛。今若复议，即再摧也。由是上悟，即日除之。民至，为公作佛事者七日。李允则知潭州，马氏暴斂州人出绢，谓之地税绢。屋每间，输绢一丈三尺，谓之屋输绢。耕牛每岁输米四□，牛死亦输，谓之枯骨税。公至，一切除之。陈世卿知广州，广有计口买盐之害。公至，奏乞除之。由是五羊之民，始有完衣足食。广人歌曰：邵父陈母，除我二苦。盖前守邵晔，凿内濠以泊舟，民免扬风之害故也。呜呼，与其乘威迫胁，而民怨神怒，孰若宽恤，而万口称赞乎？不闻喜集则福生，怨积则祸至之说乎？

赞曰：

强齐之威，存卫却狄。夹谷之威，三军辟易。相如一怒，秦王是叱。解纷救患，斯谓有力。暴物殄民，豺虎不食。

纵暴杀伤。

传曰：按《持地经》，杀生之罪，能令众生堕入三恶，及生人中，得五种报。一者以苦恼众生，故一舍爇触，即堕地狱，受诸苦恼。二者以无慈惻行乖人，故地狱罪毕，又当堕入畜生，受人屠割。三者以贪着滋味，故畜生罪毕，又当堕入饿鬼，日困饥渴。四者以断人命，故饿鬼罪毕，虽得人身，多是短命。五者以杀害时，使彼众生众苦竞集，故不独短命，又复多病。佛语如是，岂不然乎？惜其不知人之与畜，躯壳虽异，命无两般。但诗自观，我今有病，肯遂死乎？不免求医问卜，以求速安，大限若至，亦肯死乎？又不免祈天祷地，以求增筭。我既畏死，彼不畏乎？我既贪生，彼不食乎？昔张道几好弋猎，其父祖坟侧长林，巨麓禽兽成丛。道几日与数辈恶少，从事其间，四面皆设网罟，号曰漫天。一网所获，无虑数百。既而不暇拾取，但从上压杀，分挈而去。又尝於明阳观侧，射杀一兔，其兔绝小，而白耳有缺处。自此即恍惚如狂，尽将平日猎具焚之，筑一庵於观侧，日处其中。一日，有二兔直前，作人语曰：吾为兔已三百年，住在张氏东坟，今为汝杀。一曰：吾为兔已一百八十年，隐於明阳观侧，曾为鹰搦，损吾一耳，力窄得脱，今又二十年矣，但凡鹰犬网罟，吾悉能避，不虞君之用弩矢也。吾已诉於上天，当偿吾命。未几果卒。刘翔亦好猎，每遇兴发，寒暑不废。前後伤杀，不知其数。绍兴七年，忽得奇疾，背生三物，似鼈而黑，隐隐在皮肉间。又数日，头足皆具，俨然三鼈也。已而能动，或以鱼诱，则闯然引头，如欲食状。稍久，左右啗食，痛不可忍。如是月余乃死。死後五日，凭其子妇语：我坐平生杀伤物命，故获斯报，见今冥司治我正急，可速取猎具焚之，庶几知我有忏悔之心。然则纵暴杀伤，是可为乎？犬抵杀为十业之先，其可纵暴？

赞曰：

刑以止辟，兵以御变。哀矜决狱，丧礼处战。杀非得已，於此可见。仁民爱物，宁别贵贱。残贼之夫，兽心人面。

无故剪裁。

传曰：按《道藏》，丝帛珍宝，主之者，上天有织女三星。布帛制裁，主之者，上天有女宿四星。然则无故剪裁，是可為乎？不闻蚕本马鸣化身为之之说乎？昔马鸣大士於往世中，曾为毗舍离国王。其国有一类人马其形，而无其衣。王乃运其神力，分身为蚕，彼乃得衣。厥後，其王复生中印度。马人感恋，悲鸣不已，因号马鸣焉，即第十二祖也。大抵片衣蚕干命，按如佛说，身服丝帛，尚当还债，况复无故辄敢剪裁。是以汉文帝所幸，夫人衣不曳地。唐文宗尝出袖，以示羣臣曰：此衣已三浣矣。晋文公衣不重帛，子夏衣若悬鹑，季文子无衣帛之妾，晏婴妾不衣帛，董威结残缯为衣、号曰百结，祭彤衣无兼副，皆惜福也。又不闻无故剪裁，身後皆当获罪乎？绍兴初，郭普州印之之女，名引凤者，被摄至冥司，见无数罪人。有一妇人，姓赵，名十二，絳在廊下。前列数堆物帛，皆片碎端正，及新旧无数衣服。引凤问曰：此何罪耶？吏曰：此人好服绮罗，耗剪端正，奉命一一补绽，复令成匹，乃得释去。赵士周之夫人全氏，既死数日，凭语女使来喜曰：我平生耗费缠帛履屐之物，及洗头濯足分外，使水阴司罪我，日加捶撻，苦不可言，幸为我达此意於士周。举家闻之，不胜感恫。然则无故剪裁，谓为无罪可乎？况治容诲淫，获罪尤重，其可不戒。

赞曰：

云箔春满，红女宵兴。毫忽所积，丈正乃成。墙屋被绣，輿台衣轻。孰念堕指，寒机不停。母消公孙，布被钓名。

非礼烹宰。

传曰：世固有鞭鱼作鱠而取其红者，亦有清蟹以槽而取其活者。此皆不化之甚，沦入三恶，其速如箭，固无足论。夫岂悟物皆有知，与我初无异乎？人知爱亲，如邓芝所射母猿，既颠落矣，其子急为拔箭塞疮，背负而去。不爱亲乎？人知爱子，如何途所射母鹤，既中腹矣，复忍死引觜，铜锥乃落。不爱子乎？人知敬夫，如环王国野象，牡既死矣，众牝复环守不去，必待悉力瘞之乃散。不敬夫乎？人知爱妻，如章子明所射鸳鸯，既毙其雌，煮之釜中矣，其雄遥见，不顾沸釜，投身其中，一鸣而绝。不爱妻乎？人知念恩，如山神所义，鹦鹉一聚。鹦鹉尝侨居於远山，远山禽兽爱之，不敢加害。既归，远山烧发，鹦鹉复相率入水，濡翅向空而洒。山神义之，立为灭火。不念恩乎？人知修怨，如刘永锡所畜之犬。永锡知干乘县，适有客至，食以馒头。永锡以一与犬，客曰：犬彘人食，古人所讥，况珍味乎？犬不食，瞪视而去。其夜，伺客睡，排门而入，客识其意，登梁避之。既而果登榻，已不见人，吼怒作气，自扑而死。不修怨乎？人知恋主，如魏大谏所养之马。当死之日，魏祝之曰：吾赖尔力，可谓多矣。尔今有病，吾为疗治，亦已至矣。如必不可，可出门外，切勿毙於吾前，吾不忍也。马即双跪前足，如辞别状，起而歔歔，才出门，即气绝。不恋主乎？人知恤孤，如昌黎所记之猫。二猫俱育，一猫遽死，一猫为乳其孤。不恤孤乎？人知从谏，如仁喜所祝之蜂。僧仁喜尝欲建一佛祠，人有以一巨檀为施者，僧往伐之，则巨蜂数万，围集其上，匠不敢近。僧祝之曰：汝以恶业至此，吾作佛事，汝不吾避，三日不去，必将火汝。及期，不见一蜂。不从谏乎？人知修证，如南海五百蝙蝠，穴於枯树。一日，有一聚商人，附火其下。中有一人，诵阿毗达磨藏。无何火发，树遂被焚。五百蝙蝠以贪听法音，不忍舍去，俱毙於火。既而受生，皆得为人，聪明灵利，弃家学道，并登圣果。其後，迦尼色迦与脇尊者，招集五百贤圣，於迦湿弥罗，作《毗婆沙论》。其五百贤圣，即昔日五百蝙蝠。不修证乎？大抵人之与物，本自无异，所以异者，福力业力，及躯壳耳。又不闻不杀之为力乎？昔峽崛摩罗，本一国王，初最好杀，以悔罪出家巡乞。至一人家，适其家产难危急，抱持摩罗求救。摩罗曰：吾初入道，安能救汝？俟归问佛。既归，佛言：汝可急回於产母榻前，抗声称曰：我从圣贤法来，未曾杀生，儿闻此言，无不产者。摩罗如戒，儿果诞生。呜呼，此但一称不杀，其於度厄有力如是，然则非理烹宰，其於沦溺，岂不亦有力乎？

赞曰：

士苟无故，不杀犬豕。七十食肉，其重如此。宾祭之用，乃不获已。敢徇口腹，肆情刀匕。视彼伤生，其痛犹己。

散弃五谷。

传曰：天仓五谷，在二十八宿，乃危星主之。大抵人以食为天，一日不食，如饥火何。是以圣人务农重谷，天子亲耕以劝农，春夏祈谷於上帝。然则五谷，可散弃乎？昔三川饥，物斛翔踊，民至采山芋野葛以给，死者无虑十五。时王法进以功满当仙，既上升矣，复为民力请於帝。帝曰：人处三才之大，体天地之和，得人形，生中土，不为易得。夫天运四时之元，地稟五行之秀，生五谷百果，以养斯民。惜人不知天地育养之恩，轻弃五谷，厌舍丝麻，使农耕之夫、纺织之妇，身劝而不得饱，力竭而不得御寒，又从而不其劳，曾无爱惜。此其所以为神明所责，天地不佑也。近地司岳渎，皆列章上言，世人厌擲五谷，不贵衣食之本。昨已勅太华之府，收五谷之神，使之种作不成，渐至饥饿，以示责罚，庶几

少惩其心。然旋奉太上慈旨，以大道好生，当先救物。比者岁饥，实民自取，然民不知所自，固无忤请首原之路。汝今当为上宫侍童，入侍天府，可暂还人世，普告下民，使知悔罪，宝爱农桑，不敢耗散，此亦汝之阴隲也。法进禀令而归，言讫复去。刘元真亦得道者也，少梦道人啗以一桃，遂能辟谷。一日，於终南道中，逢一贵人，诃殿甚盛。元真谓曰：且以吾民为念。贵人颌之。同行者问曰：彼何人耶？元真曰：彼山神也，上帝以麦大熟，人不知爱，使收其二，吾故为民请之。少顷，风雨大作，麦败十二。於此益知所谓五谷诚不可辄弃散也。况人受用，各有定数，譬如有钱千贯，日用一百，则万日方尽。日用一贯，则千日乃尽。与其千日，孰若万日方尽乎？昔者丰稷尚书，每言吾少时，亲见雪窦以惜福教人云：人无寿夭，禄尽乃死。元厚之死而复生，自言：初到阴司，主者谓曰：君禄未尽，异时官至两府，然须惜福乃可。厚之自此每事减损，虽一杯饭，必先减後食。但凡奉养，皆不敢过，其後果能致位执政，寿逾七十。然则人有薄福，可不惜乎？杭州五云山志逢大师，一日宴坐于普贤殿中。俄见一神，跪膝其前。师曰：汝为谁乎？神曰：护戒神也。师曰：吾尝患有宿愆，汝知之乎？神曰：师有何罪？然亦有一小过，既蒙相问，不敢不告。且如涤鉢水，亦施主物，师每弃之，非所宜也，自此当有小病。言讫遂隐。其後，志逢果患胃病十三年。呜呼，食余之物，弃之尚尔，何况其他乎？

赞曰：

卫士弃食，元宗议形。戏贼生稻，士行痛惩。以食为命，所系非轻。尊之曰天，至敬之称。圭米粒粟，珠玉莫胜。

劳扰众生。

传曰：邵伯温初入仕，请益於程颐先生。先生曰：但凡奉行官司文书，於其急处，能宽一分，则民间便受一分之赐。噫嘻，先生之言，可谓仁矣。大抵人心欲安，我不欲安乎？人身欲乐，我不欲乐乎？若以安乐自处，而以劳扰待人，真不仁也。请以前辈临民，不敢少有劳扰，一二言之，庶几皆知则效。吕文靖提点两浙刑狱，适京师大建宫观，伐木南方。有司责限太峻，民有死於役者。又复斥为亡命，捕系妻子。公上疏论列，以为穷冬水涸，民太苦於挽运，须稍缓程役，且俟河流通快，遣卒送之良便。上悦从之，由是知其爱民忧国之心，遂至大用。司马池为光山尉，适大内火，诸县调发竹木，州牒县三日毕输。池以土不产大竹，转市蕲黄，非三日可至。乃别与民立定期限，过期者罪之。时盛度为太守，闻之大怒。既而光山输竹，为诸县之先。范文正公镇青社，会河朔艰食，青社之赋輿，就博州置场收受。民大困於犖置，而河朔斛口不甚贵。公戒民每口就本州纳价三铤，委幕属挽金，就博州坐仓，倍价招买。时斛口为厚价，所诱来者山积，五日遂足，而余金尚有数年，公悉按等给还民间。王济主龙溪簿，时福建诸郡，皆科鹤翎以为箭。羽既非常有之物，官又迫促过酷，民大不堪。公谕民一面以鹅翎代输，仍急附驿闻奏。朝廷从之，旁及他郡。噫嘻，诸君临民，皆能如是，彼劳扰者，观之得无愧乎？

赞曰：

日逸日安，羣情所欲。一岁役民，三日已足。斧斤以时，网罟不数。山川乂宁，鸟兽孳育。庸人扰之，凫鹤断续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七竟

©版本号 #1
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6:02:06

✍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6:02:17